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趙太祖三下南唐 第二十回 劉小姐靈丹調疾 高公子奉旨完婚

詩曰：一朝便爾解牢籠，可見佳人力神通  
寄語南唐須早服，免教後悔敗亡窮。

卻說劉金錠聞太祖言，知高公子疾病，自言仙母靈丹可療其疾。太祖聞此語，龍心大悅，命軍師引導小姐主婢，相隨來至後堂。軍師指明公子臥房的所在，即刻辭出，好待小姐調靈丹與公子服食。是日，奴婢取上淨水，小姐取出靈丹調化，遂行近牙床，祇見公子面色青黃，昏沉兩目，不覺佳人憐惜，滾下淚曰：“前兩月相逢，公子何其英銳氣概，不幸身染飛災，為妾來遲，至郎君多日受苦，奴之過也。”令四婢將公子且緩緩扶起，小姐身挨近郎，公子昏沉無力，手扶小姐玉肩，小姐玉手托住公子背腰，一手持丹，四婢扶持定，已將丹汁一盅瀉灌入公子口中，緩緩吞吸下，食訖。小姐慢將公子放按下床中睡，復抽錦被蓋回身。一刻，公子汗出如雨，僅半日之久，伸縮轉動，元神已復，揉目呵欠而起。當時太祖放心不下，親駕到後堂，祇見君保伸縮起來，不覺滿心喜悅，曰：“不信甥婦有此靈妙仙丹，不三個辰刻，已調治痊了數月病人，即當古時盧醫扁鵲，甘拜下風矣。”是日君保一見太祖自來在此，急下床參拜。太祖止之曰：“御甥不可拘禮，祇因汝疾初痊，不必即勞動也。且調養後營數天，然後與起，可保平寧。”公子曰：“臣甥今未知一刻精神如故，且劉小姐何日進城到此，正要動問，不覺陛下駕臨，未曾問及明白。”太祖聞甥言，知其昏沉病中，未曉其原由。微笑曰：“自御甥兒到關時，排宴賀功，酒至半酣之際，甥兒驟得急疾，已經兩月之半。今得甥婦到城，用著聖母靈丹，一刻調治痊愈，雖汝災星當退，實由甥婦靈丹之功力也。須當深謝之。”

原來君保一見了劉小姐到此，醒悟蘇時，已暗暗嚇得駭然，祇憂太祖知其私訂婚姻，不告稟雙親，來執責越禮之罪。不料宋太祖已聞劉小姐申明在先，瞞謊不得。祇硬著舌曰：“甥兒前者在劉家莊借宿時，不過向諾一言，並未有實約於劉小姐，今何得在人主駕前真實認來？小姐是何不付思也！且此事未經告稟父王母親，未知允準否，今小姐復公然認真，豈不罪及於高某，受責匪淺矣。”劉小姐聽了高公子負約之言，怒目而視，曰：“公子乃負盟若此，奴非敗柳殘花，以附攀公子者。在雙鎖山比武招親，對敵為盟，勝奴者同訂婚姻之約，前兩月已經定約聯盟。今日奉父命來壽州城，一者立微功於聖上，以退余鴻。二來踐此盟約，是奉父命，而踐緣於公子，非奴專於兒女私情也。今公子負心出此無情之語，是亦何心不付思的？”當時太祖聽了兩言，盡曉二美少年之意，笑言曰：“甥婦二人休得多言駁論，朕是明白其中隱情，御甥與甥婦訂盟盟於先。祇憂有私訂婚姻之嫌，未知父母執拗否；又似乎陣上招婿於舊敵之女，有干國法。今朕作主，於兩嫌之事，俱皆免究。且御甥得甥婦，先有救汝母之恩，今一人城又調理痊汝之久病，豈可相負他兩番救命調養之恩？朕今反要汝先拜謝於他，謝者，謝他救汝汝母恩人也。今敗余鴻，退唐兵，又有功於寡人，甥之姻約定必撮合的，不須較言。”當日高公子原非要賴劉小姐之姻約，一時認出，祇恐太祖執正國法有罪。今見太祖將他兩人心事透言明，大安心了。公子含笑向小姐深深揖去，正要依命叩首，小姐雙手攙扶回禮曰：“那裏敢當公子大禮，為子女輩，本當代勞姑嫜的。”太祖一見大喜，得他夫妻相和，兩相慰謝。

當時又報到王姑與陶夫人火兵已到。太祖仍命他夫妻及眾文武俱出城外迎接。大小三軍紛紛進城，王姑當時與眾命婦夫人一進內城，殿上參見過聖上，太祖俱各賜坐，慰勞跋涉辛苦。有高君保急向母親請安，並謝過私逃之罪。未及將比武約姻於劉小姐，原該有罪，今叨蒙御母舅將功恕罪，一一稟知。王姑初怨他私逃之咎，不免要切責他。但得太祖討情，言私逃不過為著君親急難，當得赦免。又有李夫人等眾相求饒恕，王姑怒消允免。君保又與弟君佩相見，弟兄怡怡喜悅和樂。不再煩言。

當日太祖對王姑論：“這劉金錠與甥兒同年同月，正乃一對佳偶夫妻。況此女法力無邊之技，以後能制余妖道者，此人也。況他先有恩於御妹，後又調治了甥兒，他一心奉父命來踐前日之姻約，不免選擇個黃道吉日，與兩人完卻婚配。待彼一力擔承，滅除妖道，早日奏凱班師，是個萬全之策。且高妹夫為人性直心耿，若一回來，嫌他是舊敵國臣之女，執拗不允此婚，豈不有負此女恩情，朕心也不安，御妹以為何如？”王姑曰：“陛下王兄所見高明，此女恩義兩全，美貌超群，臣妹不勝惜愛。況具此法力可制妖道，捨此女那人敢抵當此任？況王爺執硬成性，有些少礙於理者，斷不依行，萬一不允其親事，即臣妹也難主張。今趁明日上吉黃道，即要完諧花燭，臣妹感謝不盡隆恩。”太祖聞言大喜曰：“足見兄妹同心。”當日傳出旨意，讚禮官預備停妥，賜宴合巹。當日王姑母子，又問及起高王爺被妖道拿去，反投了南唐來罵辱君主，未知果確有此事否？太祖曰：“果然，妹丈被擒後即領兵來城下罵戰，初時朕也惱他無智量。既被擒去，即貪生畏死投降了則已，何可反戈來罵朕！後得軍師解說，言王爺是忠心耿漢，豈有此事，必受妖道暗算。想此猜甚明，汝母子不須以此事狐疑也。”王姑母子方安，又謝太祖恩量。

次日音樂齊鳴，內外慶鬧食喜酒，是晚送歸洞房。有數言為證：

兩個新人，原是舊人，天臺路熟，自然駕去輕車；巫峽遊重，總屬薦來舊夢；花心再破，無復血染猩猩；暮雨仍行，可記雲濃片在。

當晚二人是奉旨完婚，自然比前日暗裏尋盟，倍加歡娛遂志，不言可知。但高公子因在聖上跟前不肯直認一心訂盟招婿，猶恐小姐怪他薄幸不情，暗中說明心志，實懼畏聖上見罪，是以虛言耳。小姐聞此話釋心不較，一夜談情不盡，更感聖上用情主婚，得遂我兩人之願，誓以死報國恩，言言語語，不覺五更之初。夫妻早起梳洗畢，先上殿叩謝君王之恩，再回拜見母王姑請安。王姑心花大開，得見夫婦和諧。王姑曰：“今得兒媳成雙，皆王兄舅主持，是最大王恩浩蕩，兒媳須當念之。娘今到來，仍未實知汝父王爺實跡，心有不安。明日出陣，定必與南唐拼個高低，打聽真汝父降叛是否？方見分明也。”君保曰：“兒一入城，正要問及父王事情，不意是日到關，即一病昏沉不起，人事不知，盡服太醫藥罔效，若非得聖母靈丹，兒祇憂一命難痊。”

住語母子婆媳言談。卻言當初鄭印一回城，太祖即令他各路運糧，此日解糧回。陶夫人見兒到關，大悅。太祖吩咐印：“御徑路途解糧艱辛，且往後營閑息三天，再出聽令。”鄭印謝過主上，母子是夜又有一番言談。

次日太祖見糧草齊備，兵將雲集，各女將分隊伍出敵。兩軍對陣，殺得唐兵屢敗。余鴻出陣，妖術皆為劉小姐所破，比不得當初刻日之間生擒宋將十三員，今逢了敵手，連敗數陣，弄得無計可施。此回南唐主見余軍師數敗於女將之手，則視他如冰山一般，未免顏色上減了三分，有些輕慢，不似當初敬重。且唐主屢以危言要激著余鴻，要他出個辣手的計謀，以勝宋師，免得將來喪敗，金陵一郡危矣。當時余鴻忖知唐主之意，奏言：“勝敗無常，我主何須畏懼，山人千年苦修，難道敗於陰人之手？不若再將前謀用去，弄得他君要仇臣，妻要仇夫，子要仇父，惑亂彼一番。然後趁他內亂，便得一鼓而擒矣。我主何須多慮。”唐主曰：“孤一隅土宇，全仗軍師一人破敵以拒宋人，既有妙謀，早為調度，以解孤憂懷。”余鴻曰：“明日須當如此作用，管教宋兵猛勇女將皆可收除了。”不知次日余鴻用計，勝得宋人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